

著者略傳與其創作過程

譯者

一九〇四年，在烏克蘭和波蘭交界的沃耶斯基省什別托夫加地方，一所黯淡僻陋的鐵路工人的住房裏，這位多才能的英勇鬥士奧斯托洛夫斯基誕生了。他的父親早就逝世；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的長兄和做廚子的母親的艱苦工作來維持。在一九一五年，奧氏十一歲，因時常和神父爭論被教會學校開除以後，便開始他的勞働生活。起初在車站飯館裏作小工，洗碟子，走雜，忍受着主人和司役的叱罵和毆打，繼而在一個棧房裏作工；後來又在一所電站上當小火夫及發電工人。

他對這時候的生活帶着引人的微笑敘述着：「我大部份同富商的兒子，讀書人的兒子，甚至是一些貴族之家的兒子們玩着。惟有我是一個無產階級的代表，而且也許是特種性，也許是一種象徵。我且常常扮做一個軍官，譬如說，假如我們玩着打仗，我始終扮演長官的角色，率領着缺少勇敢甚至孱弱的部隊去襲擊那怯兒輩防守不堅的敵人的

地盤。我毫不留情地嚴罰了懦夫和叛逆者，並且不斷發覺我——軍官和嚴正的評判官——一定要從出身名門的父輩們身邊逃脫，如果他們極力反對廚房的小孩對他們的兒子們的不守禮儀的態度的話。」

十四歲左右他便開始讀小說，他得到的是一部波蘭作家俄民支作的奧鄂這書的主人公奧鄂模仿着意大利民族解放鬥爭的英雄加爾里巴敵在波蘭領導農民暴動，於是奧鄂和加爾里巴敵便成了奧氏一時所心愛的英雄。

當他十五歲的時候，十月革命的火燄燃燒到了什別托夫加，這時奧鄂和加爾里巴的這兩個革命的浪漫的典型在他的腦袋裏出現，激動了他的心胸，他也和其他一切青年們同樣的把他青春的一股熱血毫不吝惜地貢獻給革命的戰爭，參加了烏克蘭的赤色騎兵隊和青年團。一九一七年，烏克蘭雖然從德國侵略者手裏解放出來，可是內戰並未終息，革命與反革命及波蘭的鬥爭正在劇烈的鬥爭。奧氏趕赴前線，加入白尼及哥多夫斯基騎兵隊裏，為衝鋒隊員。他經歷了無數次和敵人的生死肉搏，騎在馬背上，衝陷

過了多少敵人的陣壘，終於在一次追擊中，一顆巨彈在他面前爆炸了，使他受了重傷。他在赤衛軍醫院裏，療養數月，才得痊癒。但剛一痊癒，他那顆熱血沸騰着的心，永不枯竭的精誠和熱力，重又燃燒了起來。於是即刻又投入工作的漩渦中，直至內戰完結才退伍。

一九二一年從前線歸來的奧氏到基也輔的鐵路機械修理廠作工。爲着搬運柴火，需要修築鐵路的一條支路，奧氏首先應組織的號召，在嚴寒冰凍，飢餓等異常艱苦的條件下去築路。本已負傷的他，在這裏又染了傷寒症。大家都以爲他必死，但他重新掙脫了死神的魔手，依然站起來，他被派去邊防軍作政治委員的工作。

一九二四年奧氏加入黨籍，作了許多黨和青年團的工作。直至一九二七年，他的健康已經非常衰弱爲止，仍然擔任着政治研究組的宣傳工作。他不斷地和各種偏向鬥爭，打擊着官僚主義和空談怠惰的人們。他那年青具有生命力的步伐，踏破了一切途中的障礙和毒蟲，只要細胞還活動，他要求工作的意志，是永不褪色的生活，只有生活能使他，不畏懼一切地努力發展開去。

正當這時候，因為過於勞力，舊病又發作了。此後奧氏，竟得半身不遂症，手足都不能動作，然而奧氏的一顆熱烘烘的心是不稍稍灰暗的。在寫給他的長兄的一封信中，他這樣寫着：「在這個世上，對於我沒有比從戰列上落伍更可怕的事情了，那簡直是不能想像的。」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肉體上雖然受到病魔所抓弄的苦楚，但他並沒有絕望；他仍然掙扎鬥爭，他要求担任一些無須體力活動的文化工作，可是遭受了拒絕。因為他過去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缺乏寫作的熟練技巧。隨後，更大的災難咬碎了他的身心，他永遠失去了他那一雙黑亮的眼睛，沈倫在無邊無底的黑暗中，再也看不見日光，花岩，同志們的微笑，和活潑的青春了。他手裏曾幾次地握着一支冷冰冰的手槍，想一槍完結自己的生命，但他究竟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他克服了那可恥的「苦痛」的誘惑。

接着他的手足也癱瘓了；他的眼睛也瞎了；只剩下兩隻耳朵和腦袋的他，因為他的耳朵是敏捷的，腦袋裏的思想是正確的「永遠的戰士」的。所以他不畏懼病魔的虫毒；

而開始與病魔鬥爭。他決定用另一種武器——文化工作——為社會服務。他的親切的青年團的朋友們，贈給他一架收音機，而且大家經常輪流着讀作品給他聽。他精心地學習文法，研究古典文學。在這種艱難慘淡的條件中，他的第一部處女作鋼鐵是怎樣鍊成的開始寫作了。這是一九二八年的事。

奧氏既然是盲目的殘廢的，他的寫作工作，自然需要友人的幫助。他積集自己在床上所構想的佳構和文句或口授請人筆錄，或對收音機說出，把它收在留聲片上。書成後寄出給別人批評時，不幸被郵政局全部遺失了。不過他並不因此灰心作罷，他重開頭口授筆錄一次。這部書的第一部，結果在一九三二年發表了。一時大得讀者、黨及政府之稱評與尊重。全書當即印成普及本，銷書數百萬本成爲近年來最著名的優秀作品之一。被譯成各民族的文字及各種外國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號蘇聯政府贈與奧氏以列甯獎章。奧氏得獎章後致書斯大林說：「我願意告訴你領袖和導師，對於我是最親愛的人這句話熱烈的發自衷心的話。政府獎給我以列甯獎章，這是最高的褒獎……當我的心胸

這跳動着，到它最後的一搏，所有我的生命將付與神會主義祖國青年的教育工作，我很痛心。地想到我不能到火線上，去和法西斯主義作最後的決戰。重病纏害了我，但是我抱同樣的熱忱，將用別種武器以打擊敵人。這武器是列寧——斯大林的黨武裝了我的，使我由一個少識字的工人長成爲蘇維埃的作家。」

在這部書裏面，他成功的刻畫出一個在革命中成長，被革命的現實生活鍛練成鋼鐵一般堅強的青年戰士的姿態。因爲可却金是著者的化身，要說他是純粹自傳式的記錄，那是不確的。雖然他在藝術的成就上還有一些缺陷，但那洋溢着的年青的魄力，青春的熱誠，一種新的力量，矢勇地永不休息的鬥爭精神……刻畫出了一部歷史的小說，被永遠存在着。——因爲他所描寫的現實性，給我們創造了一個「在典型的環境中的典型的性格」這就是他所能得到列寧獎章的並非偶然的史實。

再來看看奧氏的創作生活的開始與涵養，是會使我們更加欽佩他認識他。他本身就是作家，——鬥士，他最初寫作思想上的傾向，便一貫地和被壓迫階級聯繫在一起，而

反抗那壓迫者。他自己會回憶着說：「我在十二歲時，在艱難困苦中，弄到一本法國的某資產階級作家的小說，我記得很清楚，這部書描寫一個愚昧的伯爵，他因為成天閒得無聊，於是專門以調戲自己的奴僕為樂。他對僕人真是無所不為——有時忽然打那僕人的鼻子，有時忽然對他大聲叫喊，使得僕人嚇得兩膝都彎了下去，我讀着這些把戲給我的媽媽聽，心裏覺得很牛氣，於是乎，當那伯爵打了僕人的鼻子，僕人把一個茶盆子摔在地上，我不照著者所寫的那樣，說僕人卑賤地微笑退去，而說是僕人大生其氣來，口出惡言，自然，這完全失掉了法文的秀緻體裁，作品完全成了工人的言語。」僕人一翻身，對着伯爵的鼻子一拳兩拳……使得伯爵兩眼起花……「喂慢一點！」——當時我的母親喊了起來——「那有僕人打伯爵耳光的事！」我紅着臉說：「這是該當的，他那混蛋，他為什麼要打工人！」那有這樣的事，我不信，拿書給我看！」——母親說：「書上沒有你說的後面那一段話。」我氣憤地把書扔到地上，叫着：「如果書上沒有，那是冤枉，假如是我，我要把他的筋骨通通打斷……也許這就是我的寫作生活的開始，不錯，這是

不十分美妙的。」看過了這段自述，我們可以明白奧氏的生性堅強，富有反抗，不屈服的精神，成了他從來生活中一貫的信條。他身歷艱難困苦的實際鬥爭，一直到了成爲殘廢而仍不熄滅其內在的鬥爭精神。在他的自傳內他寫着：「我所有的體力差不多完全失掉了剩下的只是那爲黨爲階級盡力的永不熄滅的青年的熱情和慾望。」他常愛重復地說：「人之最貴重的是生存。」關於死他常幽默地說：「哼！看吧！究竟誰戰勝誰？」我要給那老鬼婆看看，布爾什維克將怎樣死去的。」又在他死以前的一個半月說過：「倘若有人告訴你們說，我尼珂萊（奧氏名）死了，你們不要相信。如果你們自己沒有看見我眞的死了。但是我如果眞的戰敗了，誰也不敢說——他還可以活下去吧！」我是完全毀滅了而後去的假使我的身體機構內還有一個細胞是活着的，還能抵抗的話，我是會活着的，我是會抵抗的。」的確他是在和病與死鬥爭到最後的一分鐘。

這樣的受着肉體的苦刑的著者，完成第一部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又把它改編電影脚本之後，還是不斷的工作。他躺在床上，毅力還是一樣不稍減。他又繼續寫他的新

著暴風雨所產生的（寫國內的戰爭。十一月十五日作家會主席團特在奧氏家裏開會討論他的這部新著。奧氏很興奮地聽了同志們的批評與幫助，他說：「弄完這部書需要三個月工夫，我將一天作三班的工，一個月便給修改完。」——接着他默默地說：「——恰好我患不眠症，這很好，有的人用休息治此病，有的工作，我的治療便是工作。」奧氏堅毅地實踐他自己所說的話，每天從早晨八九時起聽人家讀報紙，約從上午十一時起，到夜晚十一二時止，和他的書記整理這部著作。書記們將原稿一句一段地誦讀，奧氏逐字逐句的加以修改。有時刪去一大段，有時改變整章的構造。他絲毫不鬆懈，且在整天的工作過程中，只在吃飯的時候，略事休息。無線電傳播最後新聞時，他是一定要聽的。每逢當着友人勸他多休息一回，或從無線電聽聽音樂及文藝作品之朗讀的時候，他總是這樣的回答說：「這些都好，等我的稿紙交卷後再說，我現在無權娛樂休息一分鐘。」

在整理他的新著時，他的書記們有時會感到疲倦的，但是他時常故意地笑他們的「弱」，而鼓舞着他們「前進，朋友們前進！」朋友們勸他相信校對者，有權威的編者，作

家來替他完成他的初稿，可是，他嚴厲拒絕說：「修改著作要由作者親手修改，你們倘使在村中對那種糖、蘿蔔最多而得了病的農婦們說來，我替你們種，她們一定回答說：『我們自己完成我們的種植吧。』事實上，奧氏雖在重病中仍極力撐持和校對者們作長時期的談話，監督書記們的工作，而整理了全書的一十二章的稿子。

在十二月十一夜十二點鐘時，奧氏將暴風雨所產生的，整部稿紙整理完畢了，距他所自定的期限還早四天。可是，是十五號奧氏就開始從事作第三部書的創作，他想寫完暴風雨所產生的三部曲，他想寫鋼鐵是怎样鍊成的之後一部，並已定名為可却金的幸福。可是，戰士雖然蘊藏着烈焰似的熱情，鋼鐵般的信仰，然而人力究竟還不能完全征服自然，這偉大而年青的心臟終於在一九三六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七時五十分停止了跳動。在他臨死前曾和某人通電話時問：「瑪德里守住着嗎？」當他知道瑪德里還守住着便加一句說：「有本事好漢，那末我也該守住着，不過似乎我要被攻陷了。」這是說明這個戰士忽然感到他之將死無疑了。而在他將絕氣的時候還對陪坐的女醫生說：

「眞想活着，應該活着，我對青年負着重大的債務，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但這異常稀有的勇者，爲大衆所至愛的作家，熱烈的戰士，終於帶着生活與戰鬥之志而死去了。死後，蘇聯全國上下莫不悼惜，全國報紙出特刊，作家會及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共同組織營葬委員會。奧氏遺體置「作家之家」中座，二十三、四、五，諸口前往憑弔者絡繹不絕，從烏克蘭，列甯格勒，各地都派代表團特往弔獻花圈，作家榮譽守衛——卽站立在遺體之四隅，每五分鐘換班一次。一者，除蘇聯名作家藝術家外，有戲劇名家梅葉荷德，德國戲劇作家夫里特里西烏爾夫，幾個戲院的演員，青年團工作人莫斯科學校的學生，工人，紅軍代表，太平洋艦隊的海軍兵士，青年團總書記科薩留夫，列甯之姊烏里揚諾瓦，蘇聯中央執委主席彼得洛夫斯基之妻，及各地的代表團……奧氏雖然死了，但是他的驍強的，戰鬥的精神，正在蘇聯的年青人們的心裏，蓬蓬勃勃地生長着。

譯者的幾句話

本書的好壞，自然不用譯者來餽舌；只要一看奧氏的略傳，及其怎樣產生這部書的經過，我想一般「識者」自然就能決定這部書的價值。我們爲什麼譯這本書呢？事實是這樣：在日本看到日譯本時，翻讀了日譯者的序言，及對作者的介紹，便使我們懷着一顆熱烈的心，想知道一個特有的，被革命的現實鍛鍊成鋼鐵一般堅固的青年戰士的傑作的姿態；買了一本回來；細細的咀嚼，愈讀愈興奮感動，因之萌芽了譯這書的意念。

在翻譯時，時常碰到土語成語的阻難，幾乎不敢譯下去，可是書中的激揚壯烈的史實以及作者的奮鬥精神，招引我們，鼓舞我們，而使我們生下絞盡心血來譯完本書的雄心與毅力。

前面說過，本書中的土語，成語是非常多的，爲了忠實於作者，爲了稍盡翻譯者的良心，我們曾經多方奔走找人幫忙。疑難的地方，承鹿地亘先生及劉山兄，懇切指教，日譯

本的××及被遺失的一頁，第七章的頭一頁）承陳伊範先生由俄文譯成英文，得以譯出，又承張謇先生代為設計封面，我們在這裏對諸先生表示由衷心的感謝。

本書出版的廣告，記得在去年八月間就登出了，那時候，是決定由陳洪、葉三人翻譯，後來因生活關係，洪到南洋去，葉到廣東去了。於是這翻譯的責任，推到了我們兩個人的身上，而我們兩個人，亦苦於生活，忙於生活，雖然努力想在預定的期間（今年一月）出版，可是終底不可能，我們對於渴望本書的讀者，祇有慚愧，抱歉。

西線無戰事一書，似乎有了七種譯本，誰好誰壞，不是要在這裏介紹的。現在所以提到它，因為我們雖然盡了能盡的能力，但錯誤會還是免不了的，我們懇求進步的譯作者的批評與指正，同時希望有另外的一種兩種……直至定譯本出現。

最後，本書的作者——可却金——奧斯托洛夫斯基，在他的短促的生命中，時時刻刻在為着他的祖國鬥爭。我們的祖國，早已陷入了破滅支離的狀態，挽救它（我們的祖國）的免於危亡的責任，是我們每個青年都應擔負的。現在謹以此書獻給在為我民族

解 放 鬥 爭 中 的 英 勇 的 青 年 戰 士。

譯 者 一 九 三 七 · 五 · 一 日 清 晨

第一章

——在節日前交給你們做的練習題，做好了，站起來看看！一個胖胖的穿着僧服的男人，胸膛上掛着似乎很沉重的十字架，威嚇地在巡視着學生們。

細小而陰險的目光，注射着從座位上站起來的六個人——四個男的和兩個女的。這些孩子們一面恐懼着，一面對他使眼色。

——好！你们都坐下來吧！——神父說過這句話後，對女的示意。兩個女的哈的嘆息着，趕緊坐了下來。

瓦西利神父的眼睛，在四個男的姿態上窺視着。

——喂！你們到這裏來！

瓦西利神父站了起來，推開身邊的椅子，大搖大擺地走近了結成一堆的孩子們。

——你們中間，有誰喫香煙嗎？這是不能允許的。

他們聽了之後，一齊用微弱的聲音回答說：

——神父先生，我們並不吃煙的。

神父的臉色，緋紅起來了。

——不吃煙，胡說！他媽的，是誰把馬霍爾加香煙，捏碎放在這兒呢？吃可不吃的呵，現在明白了，將袋子翻過來看快一點！我說的話聽懂了，沒有我說把袋子翻過來看！

三個小孩開始把袋子翻了來，放在桌子上。

神父緊皺着眼睛，想發見煙痕的痕跡，可是什麼也沒有看到。於是便把黑眼睛的第四個小孩拉了出來，他是穿一件灰色上衣，一條青色褲子，膝蓋上有了補丁。

——畜生！為什麼老是擺着鬼臉看呢？

黑眼睛的小孩，心中隱抑着厭惡地睜望着他，低聲地回答說。

——呵！我沒有袋子的，——這樣說着，兩隻手捏緊得沒有縫隙了。

——哼！沒有袋子的，以為我不知道那樣的事嗎？做捏碎香煙這種不允許的事，還有

別人嗎？這樣你也還打算留在學校裏嗎？怎麼小傢伙，那是不能隨隨便便的呀……以前你母親也會來哀求過，因為只是一次，所以寬恕了。但是，現在……已經完了。從教室裏滾出去吧！——他抓住這小孩的一隻耳朵，慢慢的走到門口，把這小孩推出去，將門咣咣的關起了。

教室變得靜寂而縮了攏來，誰也不知道巴甫卡·可却金為什麼被學校驅逐出去。六個成績壞的學生，到了非得到神父家裏，做答練習題不可的地步了。大家在廚房裏等着他的時候，看到巴甫卡在神父靈節的物品中，拿了一手馬霍爾加香煙的，只有巴甫卡的好朋友賽略西加·布爾傑克。

被驅逐的巴甫卡，坐在台階的最後一格。他在沈思着：「究竟怎麼樣回家去呢？母親又會說些什麼？」他的母親從清早到夜深，都在消費稅務監督官家裏做女廚子，她是一個勞働着的愁苦的女人。

眼淚止住了巴甫卡的嘆息。